

北京鋼院

1957. 10. 5 日出版

第 119 期

本期共 4 版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編

應正確的對待和使用人民助學金

人民助學金委員會

根据高等教育部指示，在全国高等学校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合理的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对保证国家培养建设人材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从全国人民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长远利益出发的。目前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将开始，各方面巨大的建设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因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勤俭建国，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使大量资金集中用于生产建设。此外几年来由于生产水平提高，全国人民收入也逐渐增加，部份同学可以自费。因此要求全体同学必须本着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申请或评议人民助学金，做到既为国家节省资金又能解决同学学习生活的困难。

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

方针指导下，由于全体同学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大部份同学能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问题，因之我院人民助学金的使用基本上是合理的，解决了70%左右困难同学的问题，使他们能安心学习。大部份同学能根据个人家庭经济情况，精打细算，提出合理的申请。有些同学一旦家庭经济好转，立即自动减少或放弃所享受的助学金。有些调干同学主动降低自己享受助学金待遇，或改为全部自费。这些同学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勤俭建国的号召，珍惜人民创造的财富。他们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但也有少数同学还存在各种不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一入大学什么都应由国家负责，不问个人家庭是否困难，一律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也有的认为“自己年令

不小啦！父母已培养我十几年，今后不好意思再要家庭供给，因此也把希望放在助学金上。还有人认为“国家资金多得很，还怕多我这点支出？”以上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

个别同学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因此别人申请他也申请，抱着学校不批准自己也不损失什么的想法。还有个别同学隐瞒家庭经济情况，伪造事实，欺骗组织，骗取人民助学金，如过去曾发现矿60.2班一女同学在银行有一百多元的存款，她还申请伙食费和生活补助费。也有同学少报家中收入，如机59.3班一同学自报全家七人，每月收入140元，家庭生活困难；但经过调查，实际收入为200多元，一切费用完全可以由家庭负担，但该生给家写信时表示他申请助学金主要是想改善家庭生活。

做党的好助手，对全国加强思想工作

我院团员代表大会今天开幕

我院每一个共青团员和青年热烈盼望的共青团第四次团员代表大会今天到来了。

这次团代会将总结一年来我院青年思想进步的情况、思想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缺点，特别是要总结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团员的思想、表现和团的工作，研究今后如何对青年加强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课题；制定今后团的工作任务，选举下届新的团委委员会来实现团代会的决议，领导今后全

团的工作。

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院共青团组织和广大的共青团员经受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严重考验，大多数团员都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捍卫了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的伟大事业；坚决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通过这次团代会，我院团的工作将做得更好，每一个共青团员的思想和觉悟将进一步提高。

领导不批准时，还到助学金委员会大吵。这些同学拿到助学金后任意浪费，买高级糖果、去饭馆，有的去日本展览会一次即买几条围巾。棉衣稍旧一点就申请换新的。这种思想和行为都是极端错误的，与新中国大学生的光荣称号是不相称的，也不符合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

现在全校正在开始进行人民助学金评议工作（新生评

议、老生调整）进行采取自报公议领导批准的方式评议。要求全体同学以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认真的提出个人申请和对别人提出评议意见。防止少数同学钻空子占便宜，避免发生偏松偏紧的现象。同时对那些极少数仍存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享乐思想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真正做到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不困难的不予补助。

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精神

助委会着手评议、调整助学金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大整大改，我院人民助学金委员会目前正对助学金进行一次全面的评议和调整工作。九月廿九日高院长向全体一年级同学做了一次动员报告，高院长着重指出：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必须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节省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要求全体同学

以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评议。目前新同学已开始进行评议，二、三、四年级同学也将在最近开始。评议是由个人提出申请，小组评议，系领导批准。评议项目包括：伙食费，生活费，书籍讲义费，以及棉被服费。全部工作预计于本月廿五左右结束。

批判李克斌的右派言论

压力加工教研组 王殿儒

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青团员压力加工教研组研究生李克斌，长期以来经常在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会议上以及日常的谈话中散布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攻击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的右派观点和言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反右派斗争以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他的进攻是多方面的：有国际、国内问题；有关于共产党及其领导问题；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这篇文章只谈其中的几个问题。

李克斌企图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来否定社会主义。李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的不能理解和接受”。进而他声称“象斯大林那样的社会主义（李）宁可不要”。显然李克斌攻击的对象“是斯大林那样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在列宁同志，后来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是在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领导下建设起来的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和各兄弟国家也是以苏联为榜样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生产关系是在生产资料为全民或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构成的、没有剥削的、互相平等的关系；在这个社会里它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多劳少得的剥削剩余价值的罪恶原则。这个国家是在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专政，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在政治上也必然的象事实所表现的那样是真正的平等。在这个社会里各民族一律平等相互帮助和支援；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以平等自主相互援助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作为相处的原则。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斯大林那样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

李克斌不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谁都知道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同时在亲身体验中

也都了解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的意义和作用。领袖是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鼓动者，是人民的意志的集中的体现者，他们虽然不能决定社会的前进与否但是他们却直接影响着社会前进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他们也直接的掌握着前进的方向是近乎直线的还是绕大弯子，为此虽然领袖的作用是决定于历史和社会条件但也已经可以肯定领袖与该时期社会进步情况的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苏联人民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把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了现在的伟大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苏联。它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速度上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在标志着社会生产水平的钢铁生产方面苏联的产量已经达到仅次于美国而为世界的第二位。按发展速度来看，人们都会相信苏联的钢铁产量很快的就会赶上美国前面去。在

其他科学成就上‘譬如利用原子能，特别是和平利用方面以及在火箭研究等很多方面都不仅不次于美国，而且还超过了美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繁荣的、富强的和最先进的国家。斯大林同志自列宁逝世后长期的担任苏共中央的主要负责工作，无论他的所谓“功”或是“过”都一定会在苏联的建设和发展的情况中体现出来，事实证明正如“再论”中所论述的斯大林同志的成绩是主要一方面，虽然他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比起他的“功”来是次要的。他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正由于斯大林同志的工作和苏联的成就密切相关，而苏联的成就、强大和繁荣又和全世界工人运动、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尊敬他爱护他；而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右派则竭力歪曲他、污蔑他、攻击他，其目的是为了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从而达到破坏社会主义。李克斌自然和他们站在一起谩骂斯大

林，说斯大林残暴愚蠢和心胸狭窄。不只如此，李克斌也运用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用以反苏反共的所谓“斯大林主义”这个字眼来进行污蔑和攻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李克斌的论点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毒箭。

李克斌也利用了所谓匈牙利事件来攻击苏联。他说“苏联出兵是不该的，把问题搞大了，本来是反官僚主义运动，结果由于苏联出兵，反革命便乘机而起”。这句话的含意就是说苏联应邀出兵搞起了“匈牙利事件”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事件。事实已经证明，把匈牙利人民正当的和平运动变成流血的反革命事件的正是帝国主义及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长期进行煽动和组织的结果。他们这种犯罪行为就是帝国主义发言人也不得或隐或显的招认。全世界工人阶级进步人士全都赞助和声援苏联，正是由于苏联出兵才解除了匈牙利遭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难。但李不仅歪曲事实，而且在“再论”发表以后，还用各种方式

(下转第二版)

批判李克斌的右派言論

(上接第一版)

在会上會下向同志們就這個問題進行論戰，以期達到在同志們中間造成混亂和反蘇反共的目的，這充分的說明了李克斌是和帝國主義以及資產階級右派站在一起的。

李克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比儲安平这个大右派分子更早就提出了“我院每一個科，都是黨員作科長，每一個教研組秘書都是黨員，每一個系都是黨員作系秘書；科學院也是這樣由黨員作秘書，這些人业务水平都很差，低得不能把工作作好”。後來李說“儲安平的發言沒有什麼，這些都是事實”。但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事實，譬如壓力加工教研組的主任是非黨人士，兩個秘書之一是非黨人士而另一個也是先當了秘書而後入黨的，至於其他各系，教研組和科也是一樣，非黨人士佔有很大比例，除了別有用心的人誰能這樣歪曲事實呢，當然實質上這是通過取消黨員的具體工作來取消黨的領導。讓誰來領導呢？李就曾向教研組提出過要右派分子陳先保來接替穆承章(黨員)在實驗室的負責工作。不僅如此，李也反對黨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的領導。他說“黨委治理不了學校，應當由教授處理日常工作，校委會決定大事而黨委是搞思想教育保證貫徹”，顯然，現在都知道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毒箭。

李不僅反對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也反對黨在政府和其他方面的領導，李認為“蘇共二十大以後，共產主義運動確是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以前是斯大林主義現在是列寧主義，各國都在改正錯誤，波蘭改得快些，波蘭大選結果，統一工人黨只佔席位的51%，不象別國共產黨佔絕對優勢，政府不一定共產黨作領導，政府組成應多黨派，這種選舉很好”並認為“中國也在變”；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政府不一定共產黨作領導，政府組成應多黨派”。顯然李是反對象我國這樣雖然是多黨派但是是由共產黨作領導的政府，而要求的只是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平分秋色的政權形式。但這是倒退是反動的要求是人民所決不允許的。

李和其他右派份子一樣，

附：李克斌的右派言論

在蘇共第20次黨代表大會以後，李克斌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表了一系列的反動看法：

1) 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批判中，李克斌先後發表了這些言論：他認為自己過去盲目的崇

在肅反問題上也放了很多反黨毒箭。在壓力加工教研組的會上，李是這個問題向黨進攻的大將。他說“東工的反革命是肅出來的”，借以污蔑肅反運動。他更猖狂的在散佈“胡風是不是反革命？”胡風過去的論點建議沒錯”等，然後聲稱“如果錯了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的要求。我院所開展肅反運動時李並不在這兒而他也能毫無根據的進行造謠攻擊，他硬說“劉叔儀被鬥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結果”。劉的被批判是因為他有反動思想和言論，這在前些時期工會組織的辯論會上已經有人作了說明同時當時劉本人也曾在結論上承認簽字了的，不僅如此，劉當時還痛哭流涕的表示願意改正錯誤。當然現在看當時重要工作缺點之一是批判的還不够徹底。李的言論顯然是這些不值一駁的，因為這全不是事實。李之所以這樣的對肅反運動進行歪曲污蔑和攻擊，是由於他站在反動的立場和他的反動的观点、言論、行為氣味相投的緣故。

李對現在社會的民主生活不滿，他經常用“上祭壇”來形容大家的批評，同時他形容我國人民的民主生活現狀是“偶語棄市”這是多么惡毒的歪曲和污蔑。因為即或是象李克斌這樣的反黨、反人民份子也沒“棄市”這一事實，這總是不可否認的吧。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保證了我國人民的民主生活和自由，是黨組織了屢次的運動和這次全民大辯論，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保證了人民的真正民主和自由。這種民主和自由隨着條件的允許愈來愈廣泛和深刻，這不僅我們自己體驗了而且是中外進步人士一致贊祝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李克斌雖然出身在小資產階級家庭並且早已參加了青年團組織，但由於未能接受黨的教育和改造，所以未能改變其原有階級立場，在這個基礎上由於盲目的狂妄自大，資本主義思想逐漸發展，終於接受了一些修正主義观点和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終於墮落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附：李克斌的右派言論

拜斯大林，自己受騙了。斯大林很殘暴，愚蠢，心胸狹窄，在理論方面對列寧的理論作了些解釋，沒有新的發展，而且理論上有錯誤。斯大林對黨內反對派太粗暴，“托洛斯基、布哈林、

季諾維也夫是反革命還是一般黨內反對派搞不清，這些人都被斯大林“嘶啦！嘶啦！”（意指殺了）要是黨內反對派就不該象反革命那樣的對待他們，斯大林應負刑事責任。

象斯大林那樣的社會主義我寧不要。（楊瑞德證明李克斌承認）。

在看了鐵托在普拉發表的演說之後，李克斌認為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者是存在的，斯大林主義者是指那些反對革命的人，過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斯大林影響，蘇聯沒有斯大林情況是好些還是坏些應重新考慮。（楊瑞德證明）。

2) 匈牙利事件發生後，李克斌同意鐵托對匈牙利事件的看法。他對陳先保說：鐵托是個人物，不同的道路到社會主義不一定是修正主義者，人家說鐵托是修正主義者，我不同意，鐵托說的東西是對的，匈牙利事件是人民革命。

他認為蘇聯出兵匈牙利，把問題搞大了，本來是人民反官僚主義運動，由於蘇聯出兵使反革命乘機而起。

他認為拉科西格羅並不比納吉好，由於拉科西去請了蘇軍造下了禍根，納吉沒法收拾，納吉受冤枉（楊瑞德證明）。

3) 在對蘇聯的看法上，散佈了下列言論：

蘇聯不謙虛，很多蘇聯專家理論不高，自吹自擂，有些東西並非自己獨創的，不把別人的名字寫上，這樣一看，好象是自己的東西，在教科書上盡寫自己祖先發明的，實際上是別人的東西。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不謙虛的。

蘇聯的馬列主義水平低，赫魯曉夫對南斯拉夫的批評太尖刻，使用的文字和語言有諷刺的味道，蘇聯的報紙對鐵托的批評帽子多，說理少。（楊瑞德證明）

蘇聯佔人家的小便宜，對人家貿易不公平。在中蘇邊境問題上，中蘇共同開發黑龍江不能理解。黑龍江以北是中國的土地應該歸還中國。因此當伏羅希洛夫主席訪問中國時，楊瑞德（俄文教研組助教），在李克斌的動員和支持下，企圖給伏老寫信，責問中蘇共同開發黑龍江是怎么回事。

蘇聯黨政領導人對兄弟黨態度不公平，對捷克、阿爾巴尼亞很親熱，這些國家站在蘇聯的一邊，有時公開干涉南斯拉夫內政，蘇聯記者公開干涉波蘭內政，不歡迎波蘭的改革，不滿意波蘭的政治變化，蘇聯對南斯拉夫太粗暴，這是對鐵托的犯罪行為，太不應該，蘇聯有大國沙文主義。鐵托不吃這一套就崩了，南斯拉夫並不錯，可能沒如匈牙利一般抄蘇聯經驗，沒聽蘇聯的話，蘇聯與小國的關係不正常南斯拉

夫不允許，以致觸怒了斯大林。（楊瑞德證明）

南斯拉夫卡德爾說：“你們（指蘇聯）學了我們，又罵了我們”（指蘇聯經濟政策中心下移）李克斌認為卡德爾說得對。他說：“蘇聯在偷偷的改，事實上在默默接受鐵托之意。”

4) 李克斌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和，蘇聯、阿爾巴尼亞、捷克是保守派，波蘭、南斯拉夫是一派，中國又是一派，莫斯科、貝爾格萊德及北京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三個中心，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在轉向中國，現在是思想中心，以後經濟、文化水平提高後就是實際的轉移。（高林生、楊瑞德證明）

5) 對於總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的估計：蘇共廿次代表大會以後，共產主義運動的確是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以前是斯大林主義，現在是列寧主義。各國都在改正錯誤，波蘭走在前頭，波蘭議會選舉結果，統一工人黨只佔51%的席位，不象別國共產黨佔絕對優勢，政府不一定要共產黨做領導，政府組成要多黨派，這種選舉很好，為此在西倫凱維茲訪問中國時，楊瑞德寫了一封信給西倫凱維茲，詢問波蘭選舉的情況，寫完給李克斌看，李認為修辭不够好，結果沒有發出去。

中國也在變，但很穩重，蘇聯變化慢。

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報告的傳達之後，李認為中國開始改革。整風開始，李認為整風是一個改革。（楊瑞德證明）

下面是李克斌所寫的部分日記：

13/1 社會主義社會也有阻止社會前進的力量，這些人就是騙子，官僚主義者，盜賊，有各種各樣形式的，但從基本上來說，這些人却都是一樣——不勞而食，而且很多情況下是窃居高位，並且有着高貴的稱號，這樣的人，不是個別的，雖然不能說是普遍的，他們沒有什麼創造的願望，對於什麼都有特殊要求，但是對於享受——地位，榮譽，生活待遇……却每一点都忘不了。

社會主義社會有兩點是促使他們發展和得勢的，而又沒有（或很低的）效率。

1) 頑固，龐大的官僚機構和刻板的等級制度，特別是把一些人當做“高級人士”一些人當作“普通人”的辦法，對前面一部分總是姑息，犯了法也是批評——很溫和的，以後就算了。

2) 對於權威的崇拜，對於法制的忽視（在蘇聯的例子）。在我國內也不能說是很“安全”的，只是由於及時想辦法，不致把矛盾導向衝突而已。

刻板的紀律（而不是自覺

的紀律）是培養官僚主義的温床，特別是在實踐中。

報紙缺乏戰鬥力，批評某一級的人物有某種（雖然不是法定的）範圍……都促進官僚主義的發展。

報載蘇聯加強大學生思想教育的工作，也說明死背教條是不管用的！

8/2 真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十分必要把它打碎，從新建設起來……為什麼研究生就比什麼人都低一等似的？只能用相同的方式來答復，“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註：有一次李未到期去財務科領錢，財務科不給領；他回來後寫了這段日記，官僚機構是指鋼院〕

學習收获〔註：指再論學習〕

1) 感到沒有充分資料和理解就不能下任何判斷，在做宣傳工作時，以為只要把結論告訴人們就可以天下太平了，是十足愚蠢的辦法。

2) 不能想象什麼比背几句教條之後拿來當做鞭子，到處去抽打更愚蠢。

3) 要想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認真的讀書和實踐，不能設想支配一個人的行動的，是瞬間的決心。

4) 只有對事變的進程已經了解後，在分析問題時，才能較大的程度上涉及立場問題。如果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堅持什麼立場是十足愚蠢的學究式的蒙昧。但同樣的，以為可以不要什麼立場也是十足愚蠢……以為自己可以提着自己耳朵離開地球。

5) 在布達佩斯事件中，蘇軍進入布達佩斯是格羅講去的，而且是黨內宗派分裂和群眾對拉科西集團不滿的結果有人指出這點，還沒有人明目張膽的否認，但有人故意不說，或者用某種形式——主要是歪曲的，但又不是正面的——來把問題滑掉。

6) 波茲南事件人們几乎一致說，這是特務、間諜、反革命……但經過事實公正的調查，上述結論是不正確的（……很多人承認此事，很多人不再說此事了。）

7) 廿大作為一個基本貢獻來說是理智和分析佔上風，能公正的處理一些問題，有人說這擺脫了愚昧的Сталиннизм的後果是有根據的。

8) 有些人在提倡那樣的一種理論：“既然是社會主義的，必是正確的”，這其實是胡說八道的愚民政策，事實上社會主義是大多數正確的，有道理的；但並不能說到處都是如此，而且更不能由此來作為判斷一切的准則，用它來代替事物的具體分析。

9) 有人在宣傳中企圖用一種對事態歪曲來代替另外一種，這樣的辦法是十足愚蠢，有人認為一個虛偽宣傳一千次也就成了真理，這純（下轉第三版）

關於反共分子吳範軍

祝明

吳範軍是鋼院鼎鼎有名的反共能手，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忠實走卒。多次的說理鬥爭，並沒有使他認識錯誤，老老实實向人民投降。至今，他仍以卑鄙無恥的手段，向党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攻。

對於吳範軍這個反動透頂的人物，有些人是領教過了的；還有些人，對他不甚清楚。為了使大家都認識他的反動面目，下面僅就一些問題作些介紹。

吳氏的家世

分析人首先應該看看他的出身，查查他屬於什麼階級。因為馬列主義者看來，在階級社會里，人總是屬於階級的，人的思想、言行，總是和階級相聯繫。雖然出身於反動沒落階級的人，並不一定是反動沒落階級分子，但是不能否認，階級對人來說有極密切的關係。

吳氏家庭怎樣呢？

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反共大將，是由國民黨特務機關精心培養出來的反共能手。這個反共人物，在國民黨軍統特務機關擔任過許多主要職務，一直干到專員。從抗日戰爭起，到一九五〇年止，他一直在國內干着反革命勾當。一九五〇年以後，他背叛了祖國，投入帝國主義懷抱，在國外繼續

進行反革命活動。

吳氏的母親曾經干過國民黨區分部委員，這個人雖然生活在我們的國土上，但是對於我們國家，却刻骨仇恨；雖然蒙受社會主義教育，但其反動立場、反動思想卻沒有改變；她特別仇恨全國人民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在她看到小學課本上的毛主席像時，用針刺毛主席的眼睛，並且說“我恨死他。”為了隱瞞自己身世，逃脫自己的罪行，這個狡猾頑固的反動分子，在解放之後，曾數移住址，並且在五〇年後同另一個國民黨分子結了婚。

此外，吳氏的大伯是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已被捕），二伯是偽南京市府秘書主任（逃往香港），吳氏的舅舅是軍統特務（已判刑十五年），外祖父干過多年偽縣長。

總之，吳氏一家及其親屬，不是特務機關的要員，就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大官。真所謂物以類聚。看了吳氏家世，就不難理解，他如此反動成性，原來是有其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的，所以吳氏有如此豐富的反黨經驗，原來是他繼承了家傳密術，“老子英雄兒好漢”，怪不得他對共產黨如此仇恨，原來在吳氏看來，“家仇不報，不共戴天”！

吳氏的反共手段

第一，他有大套完整的反共手法，據吳氏自供，其手法大致如下：他說：“我對批評者提出的感謝是不真實的，是表示謝絕”；“以前對每次會議都是蠻橫不講理的”；“會上講話是找別人無關輕重的問題，進行狡辯”；“對於和我思想接觸的地方是避而不談”。

他為了蒙混過關，可以裝哭；他為了狡賴，可以對說過的話，作過的事，矢口否認，承認了的，可以推翻，出反爾，一日數變；他為了搗亂會場，可以無理取鬧。總之，頑抗、欺騙、隱瞞、狡辯、無賴……一切流氓手法，應有盡有。這個右派分子，完全不懂羞恥為何物，完全不顧惜“人”的尊嚴。他把阿Q精神看成是英雄氣概，以死不回頭表示“英勇”“頑強”。他的哲學是：“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第二，他運用各種各樣的鬥爭方法。他長于造謠污蔑，在虞郁文收到的匿名信公開後，他捏造說：“這可能是共產黨員搞的，也可能是虞請他朋友寫的。”他把這種卑鄙行為，轉嫁到共產黨身上，他把共產黨說成是和他一樣的——好搞陰謀詭計，好玩弄無恥手段。

他善于打擊群眾情緒，瓦解群眾鬥志。在這方面使用無恥已極的手段。為了達到逃避鬥爭的目的，他對到會

的同學說：“時間寶貴，一秒一秒的白白浪費了。”

“頤和園好玩，為什麼你們不去。”甚至他竟敢當面辱罵同學為“小野獸”“蚊子”，稱女同學為“小姐”，甚至罵之為“皇后”。說他對同學所說的話是“對驢子彈琴”。真是無恥狂妄已極，無賴成性。不管是造謠污蔑，辱罵群眾，只要他想要的，不擇手段，全套使用。

第三，他懂得反共策略。大鳴大放開始，他得意忘形，笑逐顏開。為了煽動群眾起來反黨，到處奔走呼號，不惜全力。在相二組織的所謂“助黨整風委員會”會上他大聲疾呼，“我們青年要發揚‘五四’精神……我們在組織上還不夠，應該走出學校去聯合清華、北大以至全國學校。過去中國青年運動是學生起來，然後推動到全國的。”

“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反帝反封建才是當年的“五四”精神。吳範軍在現在的條件下，要青年發揚“五四”精神，這就是說，現在的中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是一個東西。因此，他要青年起來，對共產黨進行“革命”！！

當一小撮反動分子利用群眾對肅反問題向黨實行進攻時，吳範軍這個反動分子，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大肆煽動。說什麼：“肅反是侮辱人格”，“肅反運動是殘酷

的傷害人們之間的正常感情”；“肅反期間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等等”。

這個反動分子並沒有參加過鋼院的肅反運動，也不了解鋼院的肅反情況。那為什麼他竟要如此無中生有的進行反動宣傳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利用這一時機，挑撥黨群關係，煽動群眾，搗亂鋼院。

反右派鬥爭開始，他換了另一付嘴臉，進行另一種煽動。他說：“現在反右派鬥爭有左傾(?)產生，這是中共一貫歷史，應該防止。”真是無恥之尤！胆敢給中共作出如此反動的結論。

犯有罪行的分子，當然最為敏感。這個反動傢伙，知道造反的目的不能得逞，於是，想在新的形勢面前，搖身一變，隱蔽起來，一旦時機一到，再來進攻！

現在不見他口口聲聲說什麼：“多多保重”！這就是說，他要保存力量；不見他口口聲聲說什麼：“將來大有能幹之處了”！這就是說，他要等待時機，卷土重來！

這個反共要員的後代，“抱負非小”，他決心繼承前輩未成之志，決心發揚前輩傳統。他決心要與人民為敵到底，管它“魚死網破”，管它“聲名狼藉”，硬要和共產黨分個上下，見個高低。

此外，他還到航院、北大，向周大覺、譚天榮之流，爭取外援。拜倒在他們

(下轉第四版)

附：李克斌的右派言論

(上接第二版)

粹是胡說八道的愚民政策，這種說法在支配一些人的行動。

10) 信仰主義，或是說相信主義是十足昧主義，這種人只要相信就好了，或者是上帝；或者是“領袖”——總之，別人為自己想了，自己還想什麼？

25/2 關於斯大林功大於過的問題不能理解和接受。

1) 功是表現為整個蘇聯的成就，但斯大林本人起了什麼作用？如果沒有他是更好些還是更壞些？

2) 過是表現為蘇聯的缺點，但斯大林本人又要負何種責任？個人崇拜的後果是什麼？那些過錯是否僅僅由於斯大林居于首長地位，所以才負有責任？

比方說貝利亞是間諜，但他和蘇聯肅反的成就有沒有聯繫？蘇聯肅反主要是成就抑或偏差？

兩種矛盾的區分是機械論，如果以為簡單的划一下成分就可以勝利萬歲的話。

近來一些事件打破了人們經常說的那些“基本上是好的”那種神話，斯大林常說“大俄羅斯人的自豪”，是什麼玩意兒。

個人崇拜是否非崇拜個人不可？

在歷史(古代史)的研究中，首先去論××時代是××社會，然後去找根據，也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

27/2 要不要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一個偶像破碎了，希望破滅了。

28/2 個人崇拜的罪惡大體上是在1934年—1952年間廿年暴力和悲慘的事實，使人不能更清醒的注視着一切。

在整風前及整風時李克斌的言行

1) 李克斌認為全國肅反也可能錯，鋼院肅反也可能缺點是主要的。

李提出：胡風是不是反革命？是反革命應判決，不是反革命應釋放，根據文藝界的改革，出版刊物不如以前那樣，而是允許各種風格派別，胡風過去的論點建議並沒有錯，可能是由於胡風搞小集團的原因，才被逮捕起來，審了就算了，該判就判，該放就放，誰錯了，應該追究法律責任。

有一次與陳先保(右派)談肅反問題，陳說劉淑儀被鬥錯了，李說：有人說東工的反革命是肅出來的，本來

已沒有事了，可是還搞。

李在整風鳴放會上提出劉淑儀被鬥是由于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及宗派主義的結果。

李對於肅反時高林生(右派)感到良心上說不過去，對不起高林生。

2) 在儲安平還未發表天下論時，李克斌在鳴放會上提出：鋼院每一個科都是黨員做科長，每一教研組，都是黨員做秘書，每一系，都是黨員做系秘書，科學院也是這樣，秘書都是由黨員做，這些人业务水平很差，低能，不能把工作做好，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對於儲安平發表“黨天下”論後，李克斌到處為儲安平作辯護，說：“這些都是事實，我看沒有什麼錯。”

當葛佩琦的反動言論，李克斌說：“除了要殺共產黨人不對外，其他都是事實。”

3) 在幫黨整風的鳴放會上，李克斌提了這些意見：

目前許多領導干部安插自己的家屬工作，這樣照顧領導干部是不必要的。這些家屬人員，都是無能的，佔居了職位而不會工作，佔了別人的生活費，使許多人不能得到工作，這些人沒有工作也能生活，應該讓工作給別人做。

檔案公開只有好處，沒有

壞處，

黨委不能治校，應該由教授治校，黨委做思想工作，並問：“高院長以前做什麼的？有更合適的人嗎？”

學校里職員人多，沒事只看報，而且不辦事。

反右開始後，表面積極，實質上頑抗！

反右派開始後，李克斌認識到形勢的嚴重性，他就“積極”投入到反右鬥爭中去，並且批判、揭露其他的右派言行，

可是實質上，李克斌對待反右是頑抗的態度。

他覺得人民日報社論太過火了，是以大帽子壓人，以棍子打人。

听完彭真同志報告後，他對陳先保(右派分子)高林生(團內右派)說：“形勢嚴重，開始反右，開始兩條路線的鬥爭了。”又說：“偶語棄市”又說：“憑我這句話就能上祭壇，(指批判)我要上祭壇就壞了。”

劉景芳第一次假檢討後，李克斌認為已經夠了，老教授能夠這樣已經不壞了，以後有問題可慢慢說。

陳先保所搞的正義委員會被揭發後，有人貼大字報質問陳先保時，李很關心陳先保，要趙德本轉告陳先保小心些，外面有大字報的人，組織上都會追問。

楊瑞德受批判時，李向楊說：“你們會開得怎樣了？你檢討了什麼？要給你什麼處分？不要把自己搞的任何東西都說出來，不然人家會認為你是有一系列的思想體系其實這只是思想模糊問題。”

以後李克斌受到批判時，他又向楊介紹自己檢討了什麼？

在壓力加工教研組團員聯席會議上，對李克斌進行批判先後開會八次，李檢討六次。

在批判會上，李的態度是極不老實的，對於自己的問題儘可能不談或少談，對於同志們揭發的事實儘量解釋，竭力掩蓋自己的醜惡的思想體系，而用無知、幼稚來自我解釋。

在會上會下，痛哭流涕，再三提出，我以共青團員的良心來保證，我沒有更多的什麼東西了。

當同志們進一步揭露他的本來面目時，他以自來威脅抗議，在宿舍里摘下電燈炮想觸電而死。(被同志發現未死)並在他的遺書里寫道……我死，要使人們飲恨終天。

直到現在李克斌仍舊不老實交待問題，許多自己在會議上承認的東西，會後又賴了，一次次的檢討都想滑過去，企圖頑抗到底。

關於反共分子吳范軍

(上接第三版)

的脚下，學他們的反共認... 總之，這個反動分子，長于提出反動口號，長于煽動群眾，長于造謠惑眾，長于爭取外援。既懂得退却，也懂得進攻。

吳氏的反共反人民 反社會主義謬論

右派分子原是一丘之貉，他們在反共“理論”創造上雖然也各有“獨特”的地方，但整個說來，它們是大同小異。

和其它右派分子相同，吳范軍懂得趕走共產黨，首先必須給共產黨捏造罪狀，否則師出無名，枉費心腸。於是這個反動分子總是在反對共產黨之前，苦心孤詣，給共產黨捏造罪狀：

第一，他在所謂民主自由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叫囂：“我們社會不民主”，“中國青年是籠中的鳥”，“中國思想界沉悶”，“清華、北大鳴放以來，中國思想界得到解放，猶如黑暗中露出一線曙光”。——這是他給社會主義宣佈的第一條罪狀。

青年思想界既然沒有民主自由，然則怎麼辦呢。

自以為是“青年”的旗幟“思想界”的代表的吳氏范軍自有主張。他宣稱：“我有極端民主傾向”，“我要民主就是民主，無所謂資產階級民主。”

明顯得很，原來他要的不是隨便的民主，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真不愧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孝子賢孫。在這個階級日趨消失的今天，這個資產階級的末流子孫竟敢挺身而出，堂而皇之要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恢復什麼資產階級民主自由，這簡直是作夢。民主是手段，並不是目的，民主是上層建築，它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產生，反過來為經濟基礎服務。社會主義有着廣泛的民主自由，這個民主自由是屬於廣大人民群众的，但是這種民主自由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而不是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服務的。如果有誰企圖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這就意味着對廣大人民民主的剝奪，意味着資本主義復辟。用不着證明，這種要求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因此它是反動的，誰要求實現資本主義，就是違反了我們的根本大法——憲法。這是廣大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

第二，這個右派分子知道，要搞垮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有共產黨在就沒有任何希望。于是他處心積慮，給共產黨臉塗黑，破壞共產黨的名譽。企圖從中搞垮共產黨達到趕走共產黨的目的。

他宣稱，肅反成績是次要的；他宣稱共產黨不給青年民主，他宣稱：科學是不應該讓共產黨領導的，因為共產黨是不給科學家自由的。為剝奪共產黨對科學的領導權，他竟大言不慚的說：“我從科學發展史上覺得科學是不需要黨領導的……。”

真不知天高地厚，一個連中國字也認不了許多的無知之徒，竟然懂得什麼科學發展史。

這個人物提出種種問題，是有其更遠的目的。

歷史上的確有過科學，也有過科學的發展歷史，而那时的科學的確不是共產黨員領導的。

但是還有一個常識，科學是為經濟服務的，因而在現社會里，他總是被控制在統治階級手里，它總是直接間接為統治階級所掌握運用。

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建設計劃是統一的，為了發展經濟，就不能不發展科學，科學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經濟，這種經濟的發展沒有國家統一領導是不行的，共產黨在領導經濟建設的同時，對於科學工作的領導就是當仁不讓的、責無旁貸的。

如果說歷史上科學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因而企圖否定共產黨的領導，那就可以說：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國也不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歷史上並沒有在中國出現社會主義國家，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是不應該建設社會主義的……。够了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反動分子吳范軍所企圖得來的結論。

由此可見，黨對科學領導是絕對必須的，這是中國歷史發展必然性，右派分子取消不掉社會發展規律，那麼黨的領導也是不會被取消掉的。

由此可見，吳之所謂科學史的證明，不僅證明他對歷史發展規律無知，而且在于他狂妄的想取消黨的領導，那麼同時他就否定了自己。

第三，右派分子吳范軍懂得，要取消黨的領導，同時也應該打擊黨的每一個成員，因為黨的每一個成員在青年中起着核心和模範作用，他們絕大多數為群眾所信任，不打擊他們，不破壞他們在群眾中的威信，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從組織上否定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誣蔑黨說：黨員都是唯唯諾諾，缺乏獨立思考的人，都是不動腦筋的人，但是，我們要問問他們自入黨以來，究竟為人民作了那些好事。

服從組織領導信任和依靠組織，老實執行黨的決議，這是每一個黨的當然義務，這是黨員紀律性的表現，但這和唯唯諾諾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右派分子所以罵黨員是唯唯諾諾的人，其目的是企圖通過對黨員的辱罵和威脅，

動搖他們的立場，動搖他們對黨的信心。如果其設計得道，那麼就可能拉攏個別動搖分子，和他們一起進行反黨活動。

黨員入黨後，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作了不少工作，取得工作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右派分子却不問黨員入黨之後干了多少好事。這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用不同的方法抹煞黨員在群眾中的作用，從而否定黨的工作成績。否認黨的工作成績，這是所有右派分子的共同手法。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肯定了黨的工作成績，那麼就沒有理由取消黨的領導，而他們的最終目的也不可能達到。

第四、對黨的領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也不遺余力，瘋狂進攻。他說“毛澤東的藝術為工農兵服務方針是過時了，藝術應該為小資產階級服務。”

吳范軍這個人物對藝術其實是一竊不通。他之所以在藝術方針問題上發動進攻。其一，是為了招搖撈騙，迷惑群眾，或者說是裝腔作勢借以吓人；其二，他橫豎是要瘋狂進攻，因此就不管有知與無知，只要能欺騙群眾打擊黨的領導，破壞黨的

威信，于是就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在我國藝術不為工農兵服務，則必然為資產階級服務，然而藝術歸根結蒂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在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並不是建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因此藝術只能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只能為工農兵服務。工農兵是我國人民大多數，工農兵是國家的主人，藝術不為他們服務，就不能發展。

第五、這個右派分子，在一切問題上興風作浪，大發言論。他對蘇南關係中南關係不是無恥，便是在這方面也極盡挑撥之能事。

他說：“南斯拉夫在受斯大林錯誤的排擠和孤立寡援的情況下成長和建立起來的。”

這顯然是胡說。固然斯大林由於貝利亞這個叛徒的顛倒是非對南斯拉夫問題上來了錯誤主意。但在蘇南關係破裂之前，在不管是在戰時或在戰後，蘇聯都對南斯拉夫給予了極大的援助。因此，說斯大林排擠南斯拉夫，這不僅是對斯大林污蔑，而且也証明了吳范軍有意在這個問題上繼續挑撥蘇南關係。

吳范軍極端仇視社會主義

制度的，為了證明他的這種仇視是有根據的，他硬拉出鐵托關於個人崇拜，是產生於一個制度的說法為自己作辯護。

他雖然提出，好像我們黨所反對的修正主義就是針對着南斯拉夫，以此挑撥中南關係。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一些問題上也採取了與兄弟國家不同措施，這些措施有些是收到了應有效果，有些正在繼續試驗，究竟這些措施之最終結果如何，這只能由歷史給我們作出結論。

蘇南中南關係是在日益發展的，決不是吳范軍的任何挑撥伎倆所能破壞得了的。

結束語

吳范軍的反動言行，我院所反對的修正主義就是針對着南斯拉夫，以此挑撥中南關係。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一些問題上也採取了與兄弟國家不同措施，這些措施有些是收到了應有效果，有些正在繼續試驗，究竟這些措施之最終結果如何，這只能由歷史給我們作出結論。蘇南中南關係是在日益發展的，決不是吳范軍的任何挑撥伎倆所能破壞得了的。

看！吳范軍的反動言行

——蘭本明、施恩交待吳范軍和“回音社”的關係——

祥麟 整理

六月底到八月上旬工藝系和其他兄弟系，許多班級的同学開了大小幾十次會議，批判吳范軍和“回音社”的反動言行。反動小集團“回音社”成員施恩和社長蘭本明陸續交待了一些吳范軍的活動。施恩說：施恩的“一種社會惡習”出版後，吳范軍找到施恩說：“看了你的文章有同感，不過你講得很表面，還要從理論上闡明。”以後吳對施說：“我昨晚寫文章寫到深夜二點，周大寬的文章只是把問題提出了，我還要闡述清楚。”吳被選為相二助黨整風委員會委員之後，心中甚為滿意，他說：“這是中國思想界大活躍的開始。”後來見氣氛不妙，才提出辭職。北醫炸彈事件發生後，吳又突然找施恩說：昨晚肅反辯論會一邊倒，現在不是“時候了。”並索還過去給施恩的字條及信件。

蘭本明說：6月中旬施恩帶吳范軍找他談話，吳說：“屋裏——指蘭所住五齋宿舍——不是談話的地方。”後來改到五齋地下室。吳說：“施恩及回音社很有骨氣和見解。”要參加回音社並向回音社要工作，而且說三害產生于制度，整風除三害要根本上改革制度。北醫發生炸彈事件後，吳范軍夜間趕到蘭本明宿舍，當時蘭本明已上床睡覺快熄燈了，吳又說這不是談話之處，帶蘭到操場中心暗無人影處說：“現在北京要開展肅反形式的鬥爭，每人都要被鬥，我們這些將來管理國家

的人，要特別注意，多多保重，將來大有能幹之處”。

我院所反對的修正主義就是針對着南斯拉夫，以此挑撥中南關係。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一些問題上也採取了與兄弟國家不同措施，這些措施有些是收到了應有效果，有些正在繼續試驗，究竟這些措施之最終結果如何，這只能由歷史給我們作出結論。蘇南中南關係是在日益發展的，決不是吳范軍的任何挑撥伎倆所能破壞得了的。

6月30日吳到北大、清華去了解情況，抄下了譚天榮的大字報“救救心靈”，這是一篇在關懷青年工作名義下對新社會加以極大歪曲、污蔑、抵毀的文章。吳說要繼續號召為其他在苦難中的人們而鬥爭。

吳對蘭說：目前左中右三派是存在的，左右兩派都是少數，中派是多數，左派是保守者，要壓右派，右派是代表社會發展的动力，中派自己是不看問題的現在跟左派走，但最終是要跟右派走。他並舉錢偉長為例說，斗他的是少數，多數人是跟着走，還說：歷代統治者要維持統治，就不得不用壓，現在不再用機槍而是用鬥爭壓，這

樣中間群眾可以聞到腐朽味道並向右派跑，左派會向中間派分化，中間派向右派分化，最後是右派勝利。又說今天的所謂右派正是將來社會有用的人，羅、章堅持到底是必然的，他們是正確的”。吳還說：大鳴大放是人民自發的反抗勢力，過去中共毛澤東還有些辦法，其餘絕大部分干部是腐敗無能的。毛澤東過去主張大鳴大放，中央有許多干部不主張大鳴大放，毛澤東看現在情況不好，也沒有辦法了，便拿出六條壓一壓。中共硬要別人服從它的領導太沒道理。目前出文藝刊物不恰當，應保持沉默，但這一次是壓不下去的，壓過之後，反而會爆發更大的民主運動，顯出人們更大的力量來反對“統治”，那時可以抓緊作宣傳鼓動工作，從大學到中學再擴張到全知識界再到社會，這樣整個社會動起來之後，則會逼迫毛澤東實行政治經濟改革。”

蘇聯馬林科夫等人反黨集團被揭發的消息登出後，吳說這事件也是和制度有關的，不是舊社會留下來。而且說這會引起蘇聯本國內的一些變革，會失去一部分群眾。

吳范軍和蘭本明的聯繫是秘密的：起先每天約定下午6點半，以後吳又主張用信件聯繫不寫本名，用“趙愛民”假名。做賊的人行動總是見不得太陽，他學特務的行徑，干“變天”勾當，可是他畢竟逃不出人民的巨掌。